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印）

合订本 第五十二卷

希望过了2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2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
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去发展起来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总第
152
—
154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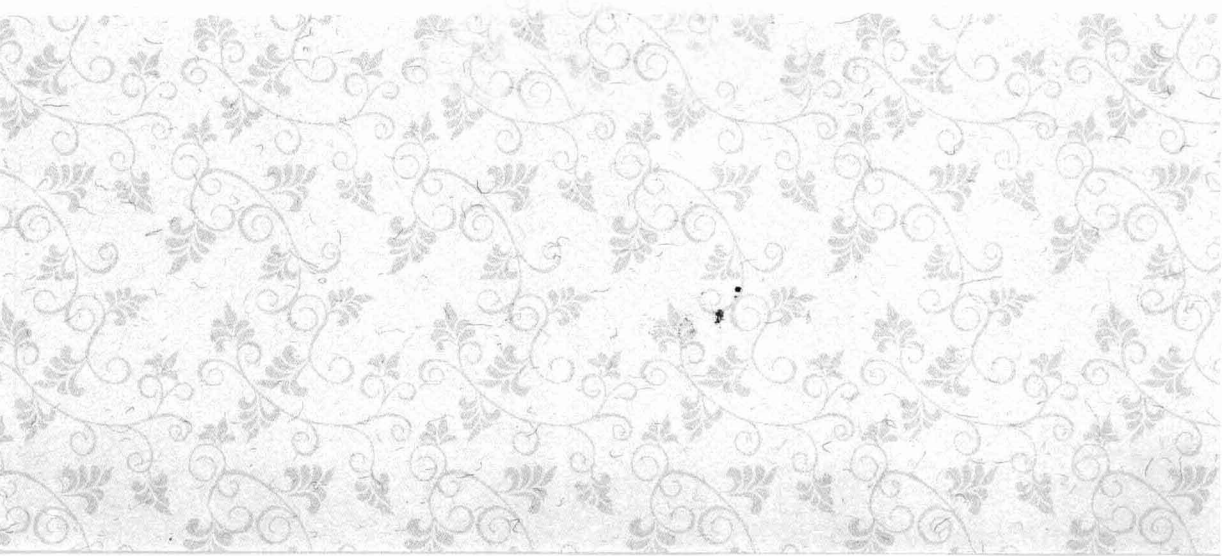
文史资料选辑

（平眉）

合订本 第五十二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共和国风云

我经历的对毛泽东治丧活动的广播宣传报道/003

◎ 杨正泉

《金门协议》签订的台前幕后/021

◎ 乐美真

参加我国派出的第一批联合国维和部队/048

◎ 李金勇

政坛琐记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二三事/076

◎ 吴宗澄

1946年国民党在北平破坏政协决议纪实/079

◎ 姚晋繁

军事史林

1929年“编遣会议”始末/084

◎ 李仲公

何键改编湖南保安团队的经过/092

◎ 李 觉

外交史话

中东铁路事件/098

◎ 赵新亚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批准联席会上/108

◎ 湛小岑

我了解的国际劳工组织/111

◎ 李平衡

航空谈往

首飞空中禁区西藏/118

◎ 赵 新

民国时期的西安航空检查所/125

◎ 赵广庆

人物述林

覃异之与桂系首领交往纪实/131

◎ 段子文

政治风云中的何其巩/141

◎ 刘光人

张申府先生二三事/147

◎ 魏广洲

记著名音乐教育家萧友梅/149

◎ 萧淑娴

卢鹤绂：称量原子重量的人/156

◎ 李丕茂

决策内幕

我亲历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件大事/167

◎ 徐匡迪

一个重大的决策/172

——记邓小平同志在大庆油田发现前的一次重要谈话

◎ 翟光明

“洋浦风波”的前前后后/179

◎ 王峻岩

往事追忆

深圳在政治架构方面的探索和深圳市政协的成立/187

◎ 周溪舞

我在东莞改革开放中经历的几件事/203

◎ 黎桂康

文苑艺林

大潮起落，汹涌澎湃/217

——亲历学界改革开放30年

◎ 陈 醉

戴爱莲：现代中国舞之母/227

◎ 姚珠珠

人物春秋

忆周惠同志和内蒙古农牧业改革/231

◎ 田聪明

陆平与刘居英兄弟的传奇人生/239

◎ 雷风行

史海钩沉

上海市政协推动落实政策纪实/273

◎ 范征夫

苏州曲园的新生/284

◎ 沈伟东

小岗村“秘密契约”的内部新闻/290

◎ 李 超

委员园地

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的十年/297

◎ 王楚光

深情回望1978/313

◎ 杨国桢

民族史事

鄂温克统一族称与鄂温克自治旗的成立/318

◎ 杜金善 杜 鹏

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始末/322

◎ 孟 和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成立始末/329

◎ 铁林嘎

决策内幕

博鳌亚洲论坛的创立和发展/337

——构建亚洲与世界高层交流平台

◎ 陈锦华

“温州模式”诞生前后/351

◎ 袁芳烈

三线建设：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战略部署/370

◎ 苏 星

统战史话

周恩来系念政协党外委员和高级民主人士/376

◎ 马永顺

四十年后重逢在香港/388

◎ 萧善因

沈醉父女与全国政协/392

◎ 沈美娟

人物述林

邓小平称他为“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405

◎ 学 诚

扬眉吐气话形神/412

——我与费孝通先生的交往

◎ 吴为山

台静农教授采访实录/417

◎ 陈漱渝

耆老自述

受总理重托赴国有大型企业履职经历/426

◎ 刘济民

命途坎坷 终成正果/441

——前台湾外交官的人生沧桑

◎ 潘君密

往事追忆

记甘丹寺的民主改革/456

◎ 魏 克

迷途幡然悟新生/464

——一位参与叛乱的噶伦忆往

◎ 拉鲁·次旺多吉

纪念文史资料工作50周年

《文史资料选辑》创刊时期杂忆/475

◎ 李 侃

在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工作的日子/483

◎ 张文惠

难忘那些人那些事/493

◎ 贾凯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五二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经历的对毛泽东治丧活动的广播宣传报道

◎ 杨正泉*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

此后的一个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了对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也是中央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报道。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如实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我们的听众和读者从中了解当时中央台工作的某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凌晨 噩耗传来

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放下话筒，我的心怦怦直跳，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呢？这种闪念并非偶然，1976年突然发生的大事也太多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件接一件，今年以来，中央台的领导白天黑夜没有离开过办公室。这一次会是什么事呢？

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不在，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见此情景，我怔住了，目光扫着每个人的脸，想竭力寻找出某种答案。过了一会儿，一位副局长抬起头来，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他说不下去了，一阵沉默，沉默中有啜泣声。

“啊！”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

* 作者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脑子里却快速地回顾过去：听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后，毛主席几天几夜没合过眼，得了一场重病。从那以后，看得出毛主席明显衰老了；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起坐要有人搀扶着，他说自己老了，腿脚不方便了，快去见马克思了。叫人听了心酸的这类话后来又说过多次；1973年，听说毛主席有眼病，周总理再三叮嘱摄影记者拍片时灯光不要太强，不要冲着主席打灯光，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拍摄毛主席活动的摄制组；不久，又内部正式传达，以后毛主席不再出面会见外宾了。我记得，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时，大家盼望着毛主席能突然出现，向亲密的战友告别。追悼大会推迟了几分钟，却没有见到毛主席的高大身影。这些不祥之兆曾经不断浮现出来，但总不敢多想，不敢深想，只是暗暗担心，万一……谁想到，这可怕的“万一”成了现实。

“毛主席是今天凌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长说，“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给各地和一些单位打招呼。你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往下传达，要绝对保密，但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邓岗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去了，具体安排等他回来再布置。”

我走出局长办公室，紧张思索着：“这事情太大了，又要做好台内的工作，又要准备报道，这怎么办？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回到办公室，我坐立不安，还是打电话把副台长张冬兴叫来了。台长杨祚铭因患眼疾在家休息，当时台里只有我们两位副台长主持工作。我们二人商议，必须尽快告诉台长，请他来主持工作。在等待台长时，看到了中央的通知。通知中说，毛泽东主席是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零时10分去世。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坚守岗位，坚定沉着，不要惊慌失措，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工作。

保密 关起门来做预案

保密，必须绝对保密，如果走漏风声，不仅让他人抢发了消息，也许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保密，又必须争取时间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怎么办？只好由我们三人关起门来制订宣传的预案。

也许有的听众和读者对中央台的工作还不了解，有的人认为电台的工作很简单：一个男播音员，一个女播音员，念念稿子就行了。至今有的听众，甚至某些领导还持这种看法。其实，这并不奇怪，隔行如隔山，我在未接触广播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就是电台的工作人员，熟悉其中的一部分工作，也未必知道全貌、全过程。

电台的工作头绪繁杂、紧张，但有规律。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

积累、总结、提高，许多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如遇有重大节目、重要活动和会议等，虽然还没有上级的布置和要求，但有以前的经验可借鉴，有过去的规章可遵循。当然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重复，又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而变动。关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以后治丧活动的报道，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但这一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自然是最高规格、特高规格，高到什么程度？无先例可借鉴，无规定可遵循，只能参照过去的某些做法，尽可能以最高规格来安排。那么，应该如何安排，应该处理好哪些关系呢？我们三人冥思苦想。

播好讣告。这是首要的，如何播好？过去凡重要文章的播出，大体经过这么几步：拿到稿子后，领导和播音员一起领会文章的内容和精神，明确重点和新的内容；分析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确定播音基调，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重要文章，播音的基调、语气、速度是不同的；然后进播音室录音，安排播出。播出讣告则更为复杂，难度更大。讣告的内容由中央定，我们的任务是播好、录好、安排好播出。说来简单，做好不易。就播音基调而言，这是讣告，又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讣告，不同于播出大文章，也不同于其他讣告的播出，要悲痛、庄重、深沉。悲痛，极其悲痛，这是播音员、电台工作人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情感，但又不同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不能悲悲切切、哭哭啼啼，这是国家电台代表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郑重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一沉痛消息，悲痛中透着内在的庄重、深沉。播音的调子不能高，也不能过低；播音的速度放缓，但也不能太慢，应恰当地表达出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沉痛哀悼和深切怀念之情。对播音员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是不难的，但要他把这种种要求和情感通过声音确切表达出来，是多么不容易，何况播音员又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呢！

选定哀乐。根据过去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播出讣告之后是哀乐，然后是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哀乐，用还是不用，用多长时间，都是按照治丧规格规定的。一般说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去世，如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位老帅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去世时用哀乐。有时候也有例外，所以，特殊情况下要请示。事实上，听众也摸到了规律，凡听到广播哀乐，马上会意识到可能某位高级领导人去世了。治丧规格不同，用哀乐的长短亦有区别，有的用30多秒，有的用一分多钟，毛主席去世自然要用最长的哀乐，最长是多少？初定为六分钟。

播放《国际歌》。一般用不带歌词的吹奏乐，庄重，有气势。由于各个乐团演奏《国际歌》的速度和处理不同，有好几个版本，听起来效果不大一样。周总理在世时，曾经审定过一个版本，中央台一直使用，演奏三



遍共五分五十二秒钟。

并机播出。这是遇有重大宣传报道时，中央台经常采用的做法。什么叫并机？当时，中央台有四套节目（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对少数民族广播的一套，对台湾广播的一套），全天播音70多个小时。这四套节目的播出，各自按照自己的节目时间表运行，自成系统。并机，就是把其中的两套或三套节目联通，在同一时间播出一样的内容。除了中央台的节目外，有时还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它的好处是，不管听众正在收听哪一套节目，都能同时收听到重要广播，尽快知道最新消息；从电台内部工作来说，这样便于安排节目，只发播好一套节目就行了，防止在交叉安排的忙乱中出差错。播出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既要保证万无一失安全播出，又要让全国人民尽快收听到，自然应该并机广播。

随时准备处理好播出讣告前后的节目。什么时候播出讣告，由中央决定，但我们必须做好随时播出的准备，保证准确及时。为此，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播出时间一旦确定，必须做过细的工作。比如，临近播出讣告前的节目，不能太高亢、欢快，不能是打斗或轻松的文艺节目，要与将播出的讣告气氛相协调。虽然听众不知道将要播出什么，我们自己是清楚的，不能没有过渡，不然，听众在事后会提出强烈批评的。但是，讣告播出前的节目又不能太低沉，让听众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住这个“度”，叫人左右为难。与此同时，必须研究如何处理好播出讣告以后的节目。将全部取消文艺节目，文字节目的内容、播音基调必须与整个气氛一致，有些常用语要取消，如“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而这些用语到处都有。去掉旧的节目，又必须用大量新节目来填补出现的空白。须知，这几十个小时的节目，在事先毫无准备也不可能让大家事先准备的情况下，临时选编、播音、录音、制作、发播，工作量之大不言自明，只能采取过渡措施，尽可能争取时间。

停播一切文艺节目。这既是一种需要，又是一种规格。保留文艺节目与治丧气氛不协调，跟人们的悲痛心情相悖。在以往一些领导人去世后的治丧活动中，对此有几种做法：不停播文艺节目；在追悼大会那天停播文艺节目；在播出讣告和追悼大会时，也就是治丧活动的开始和最后，停播文艺节目；整个治丧活动期间全部停播文艺节目。周总理逝世时，“四人帮”下令照常播出文艺节目，遭到全国人民和中央台职工的强烈反对。毛泽东主席逝世，毫无疑问应该全部停播文艺节目。不仅如此，大部分节目停止使用“开始曲”，只保留全台四套节目全天开始播音用的《东方红》乐曲和全天播音结束时用的《国际歌》乐曲，保留中央台《新闻联播》、《全国联播》节目的开始曲。

重新安排节目时间表。事实上，一旦播出讣告，无论从治丧宣传的安

排、听众的要求，还是从内部的工作程序，都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节目时间表运行。过去遇有重大宣传，也时常这样做，问题是必须有专人负责安排节目，使节目内容得当，运行有序，绝不能出现空播。

我们三人连续几小时的紧张运筹，这还只是计划中的事，实践中能否行得通？如何才能落实？中央会有什么安排和要求呢？

紧张 一切准备抢在播出前

上午8点，广播局局长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他说，中央已决定今天下午6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以下简称《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邓岗听取了中央台的汇报后，同意中央台提出的播出方案。

经请示，直到上午11点，才允许向中央台直接参与播出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传达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在作了布置之后，我就安全播出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要绝对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音，必须镇定而有秩序地工作。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动员和要求以外，针对过去容易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措施：为了防止误播、错播，把过去用过的稿件、节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节目，重新选编、审定、制作，掌握统一提法和口径；过去用过的哀乐录音带一律封存，这次用的六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发往有播出任务的新闻部、对少数民族广播部、对台湾广播部。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行，临时成立了录制组，负责播音、录音、复制节目；节目审查组，负责审听、发播和安排节目的播出。

大家立即分头去准备，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

正在这时候，接到中央的通知，将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时间由下午6点提前到下午4点，而且中央已经发电将中央台广播的时间通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时间提前了两小时，本来的紧张更紧张了，又要打乱原来的部署，重新做出安排，一切都要提前，包括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的节目处理，需要立即动手。

还有预告。过去有重要广播，经过请示同意，一般情况下事先发预告，让各地电台转播，便于听众收听。如何预告？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告诉听众将播出什么，这属于机密性、新闻性不强的内容，播出前可以让国内外知道，因为预告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简明新闻；机密性、新闻性强的内容，一般采用“将有重要广播，欢迎大家到时收听”的说法，事先不透露内容。这次预告，自然属于后者。